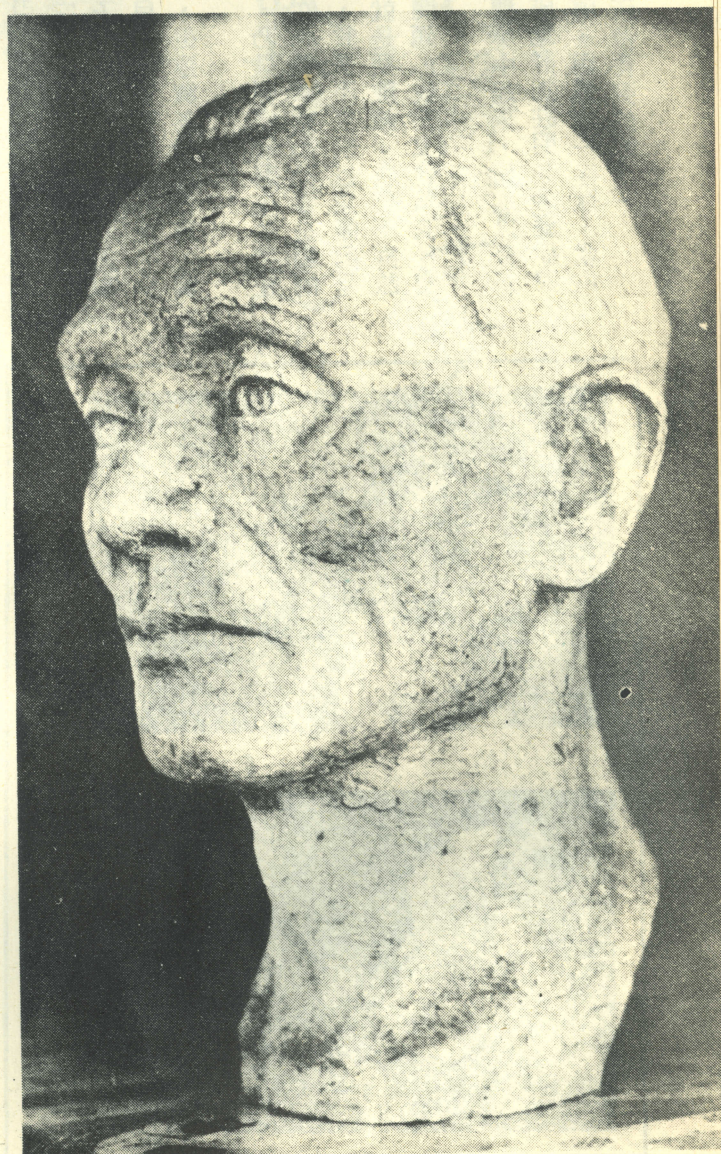


無醫村



在學生時代發生關係的同人雜誌，來信向我要稿和捐錢。這時我正閒得很鬱悶，說爲了消遣，未免太不認真的了，可是，實際上，我却不能完全否定這個因素，終於決定寫些什麼了。

在學校時，曾寫過詩和小說，既沒受人讚賞，也沒受過貶抑，也許是不在人眼裏。當時，因爲未曾受過貶抑，故厚着臉皮，如今想一想，除排字工人和校對者以外，恐怕沒有一個人讀過這些作品吧。但是，好像「大舌的愛講話」似的，以後我還是時常想寫些什麼。

然而，學校畢業後，我便成爲一家主人，也就沒有工夫去想它了。剛畢業時，是爲了要籌開一家醫院的資金，吃了很多苦頭，開業以後呢，生意又不好，從此便是始終爲了還利息和種種費用在頭疼，但是，世間的人都有一種習慣，以爲醫生一定都很富裕，所以我也就不願意把自己慘狀公開出來。我常常想，這大概是地勢不好的關係，

若再搬到一個比較好的地方去，說不定生意就會漸漸好起來，可是却又恐怕增加債務，所以就這樣一天天地拖過去，苦痛也就一天比一天地浸進到骨髓裡。

在胡思亂想之間，我的心境又變了，我以爲寫不痛不癢的稿子，結果也不過是白浪費紙張，然而，長久以來的惰性，却在我接到雜誌社的信時，馬上在回信的諾字周圍劃一個圓圈，表示承諾。及至把明信片扔進信筒裡，我便覺得錯了，從此以後便在懊悔的心境裡徬徨。

辭掉罷？我終於不能決斷。這個雜誌社是多士濟濟的，當然輪不到自己出風頭的——越想越不妥當。編輯人的意思與其說要我的稿子，不如說要這個醫生的錢吧？——想到這裡更增加我的苦惱。

我的腦海裡，密佈黑雲般地沉悶着，連一點新鮮的氣氛也沒有，想要寫原稿，這完全是過於鬱悶的一種反動罷了。寫那些一文不值的原稿，不如迫打這診察室裡嘎嘎地飛着的蚊蟲還比較對得起社會。我終於把這個意思寫了寄給編輯人去。

編輯人的回信來了。信裡說：

——吾兄不以診療醫爲足，而願當預防醫，在此缺乏奎寧時，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怪不得是木村博士的好徒弟，同人們都很佩服。然而，吾兄，我們的雜誌社現在是瀕於垂死的狀態中，很迫切地盼望吾兄給我們打一針強心劑——

這真使我難爲情了。與其說他是編輯的能手，毋寧說他是經營的老手，我對他推辭寫稿，他竟回這張讓人摸不着頭腦的信來。充滿自尊心的我，終於把它解釋爲這雜誌社是不能缺少我的稿子的，我這支筆能夠支配這部雜誌的死活，我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了。他雖然沒有提起捐錢的事情，但却似乎在力求物質的援助。

既然蒙他的青睞，我便覺得非下一番工夫來報答他的美意不可，但仍然是無濟於事。

然而，若被他想作因爲不願寫稿，才不寄捐款去就討厭了，更不願意在此時暴露自己的苦況以求諒解，結果是只好自認倒霉了罷。

想來想去，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，就在藥局找出注射藥和其他藥品讓給鄰居的名醫，把那些錢寄去。因爲鄰居的病院生意很好而不够藥品；而我自開業以來，卻幾乎沒有病人光顧，一些藥品都存着沒用。

約莫經半個月雜誌送來了，在第一頁登着一段感激我的文章，說我是很有德望的名醫，並且說，這部雜誌在一息奄奄時，因我給它打強心針才蘇醒過來，我看到這裡，真使我啼笑皆非，我對於這部雜誌的貢獻也許不少吧。但是，以一個剛由學校出來的新手，在這名醫滿街、從來是打死蚊蟲的數目比醫治病人還要多的所謂「預防醫」，稱我是很有德望的名醫，這也未免太挖苦人了。

我忽然湧上詩興，在這個只有蚊蟲進來的診察室裡構思着蜘蛛詩。

三

「兵兵兵」「先生！先生！」從外面傳了這種聲音進

來，我一面寫着蜘蛛詩，一面聽着：

「兵兵兵」「先生！先生！」這種聲音接連地叫着。我像大詩人尼祿（Nero）般地，一點也不被它攪亂了詩境。

「先生！先生！」打門聲和叫聲漸漸急起來，但是我很沉着地再寫了一行。

夜已經很深了。可以想像這大約是很要緊的病人，可是，我仍相信是鄰居的顧客。像這樣已經不是一次或兩次，我剛開業時就有好多次使我由夢裡跳了起來，及至一開門，才知道是隔壁的主顧在作怪。尤其是白天整天也沒有一個人來，難道在半夜裡有人來打門的道理。我所以能夠像尼祿般地矜持於自己的詩境，就是因爲如此的。叫聲越叫越大，打門聲越打越急，我手裡的鋼筆也越走越快，接連地又寫了三行。

這個時候，「劉先生！劉先生！」很清楚的，這種聲音打着我的耳鼓，我「薩」地站了起來。鄰居的名醫是林先生，劉，沒有錯，是我呢！

四

開門一看，是一個像僵屍的男人，提着燈籠筆直地站在我家的門口，因爲是頭一次的經驗，使我非常狼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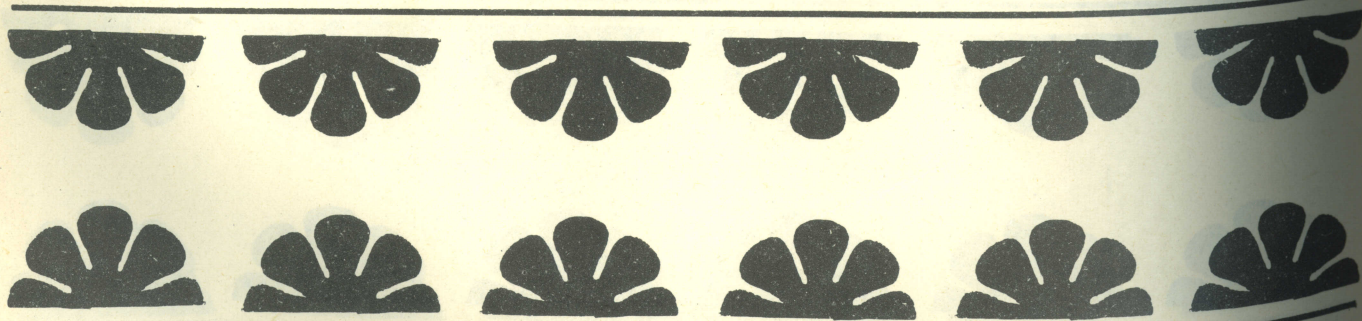
我恐怕是在做夢，仔細地觀察他的面龐，經過一會兒，才覺得自己的工作就是把這種像僵屍的人醫成一個完全的人。

「請進來吧！」我說。

「不，在家裡，在家裡……」他直指着馬路那邊結舌地說。我看他那種血紅的眼睛，便知道是有很重症的病人等着我。

「鏗！」，鄰居的名醫把門關上，縮了進去。

我忙回轉身走進裡頭，把診察用的器具裝進皮袍裏，心裡覺得這次的責任是非常重大，無論如何非把他醫好不可，這是天賜給我的一個試煉，我現在似乎站在成功和失敗的交叉路口，不由得念出「國之興亡，在此一戰」，我的血壓已經昇到九十九度了。記得長輩曾說過：若醫好一個垂死的病人，他們就要替我們宣傳。那麼，一下子便能



挽回過去的頹勢。真的，這句話很對！

我收拾停當，急急走出來，竟把擱在火柴盒上一支剛吸着的香烟忘了弄滅。及至我回家時，桌上的原稿都燒得成爲灰燼，好在還沒有肇成大禍。

我走出來就催促這個僵屍般的人走。他倒也很着急，可是兩只脚不能如願，走得非常慢，使我不得不時常停着等他。剛一看他時，我就知道他也是一個病人，但是我的精神都被那個在等我的病人吸引去，所以，就不管他三七十二一，讓他在前面走，我便在後面直推他，他似乎前氣不接後氣，呼呼喘着，趑趄着。

我們這樣子走進一條胡同，再拐幾個彎，終於走進一間半傾的草屋。這完全是另外一種世界啦。前面是這麼漂亮的高樓大廈，後面竟有這麼骯髒的部落，這是我從來所未曾覺到的。燈籠的微光所照出來的屋內，完全和小說上的洞窟一樣，黑沈沈、陰氣森森，地上舖四五張木板，那上面躺着一個人。我趕緊按了他的手，脈搏已經很沈，臉色也已經變了。

我馬上想起編輯者所說的注射強心劑，但又使我着急起來。因爲一些藥品都賣給鄰居的名醫去了。

可是，不必我着急，他忽然起了兩三次幾乎不能覺察的微微的痙攣，就斷氣了。

枉費我那麼緊張，對於他抱了這麼大的期望，他辜負了我的一切，終於死去了。一回頭，一個和那僵屍般的青年人，不相上下的瘦老婆子，坐在那兒直看着我的臉。

「可憐的很，已經斷氣了。」

她聽到我這麼一說，就以不成聲調的聲音「我兒呀！我兒呀！」地哭起來了。帶我來僵屍般的人，不知所措地踱來踱去。我也不知怎樣才好，只是站着發愣，又不好意思回去。

五

更深人靜，四周寂然，老婆子那或高或低、斷斷續續的哭聲，攪亂了我的心胸。

「阿婆！你只是哭有什麼用處呢？把他的身體擦拭，爲他換換衣服，今生雖然不幸，我們就爲他求取來生的幸

福！」我這時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勸她轉意，只得用自己所不相信的話安慰她。這是多麼淒慘的世間啊！人們只有一具枯槁的人體、會講話、能呼吸，除此却沒有能力來維持自己的生存。像這像的人，那裡有什麼前途可說呢？我只好以同樣的話反覆地勸解。這時我已經不是診療醫也不是預防醫了，現在我覺得自己似乎是個宣教師。

「阿婆！你只是哭……」

不用說，我那種笨拙的說教法是不會發生效果的。但是她大概是哭累了，漸漸拖了尾聲，終於吐了一口氣，用袖子拭眼淚，擰了一把鼻涕甩在我的腳上，再哼哼地又擰了一把塗在地上。平時對於她這種不乾淨的舉動，我是不屑一顧的，不過此時因爲她與周圍的空氣很調和，使我不覺得奇怪，提起潔淨，這充滿整個屋子的臭氣，是不容易忍耐得住，但比起「死人」這個強烈的刺激，這種小小的刺激，却也不算什麼。

「多謝！先生，真多謝！」老婆子停一停向我這麼說。我雖然想不出安慰她的話，卻勉強找問題來敷衍這個場面。

「到底令郎是什麼時候患了病呢？」因爲我看她卻不像是個急症，所以才這樣問。

「自上月十三號就病了，已經一個月了吧？……」今天二十號，自上月十三號到今天已經四十天了。」

「以前有沒有看過醫生嗎？」

「沒有……」她漸恐懼地說。

「那麼，自患病以來一點藥也沒給他吃嗎？」

「不是……」

「吃什麼藥？」我問。

她指着牆角。因爲太暗看不見那是什麼東西，我就走近用手摸一摸，真的，很多草囉，樹根囉，堆得很高。我把它拿一個在手裡，只嗅出霉氣以外，到底是什麼樹根却認不出來。

「這是什麼藥？」

「止瀉藥。」

「吃這個就不瀉肚了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發燒不發燒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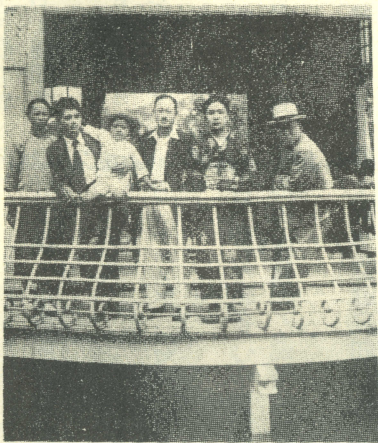
「有時很高，有時就低下來，總是不退哪……。」
聽了這些話，似乎是患了瘟病。但是她這麼濫用民間藥草，却使我覺得很可怕。現在我開始知道民間治療法是瀉肚就給止瀉，發燒就給退熱，肚子痛就用銅錢沾水來擦脊梁以麻痺神經。

我會看見小孩子們玩火。火引着壁上的枯草時，小孩子們使用草啦，甘蔗葉啦來掩蔽它，這倒使火勢愈猛，終於把整個屋子燒成灰燼。小孩子們這種滅火的心理正和這老婆子用草囉、樹根囉，給他的兒子吃，想要治好他的病體的道理一樣。用心雖是很真摯，但這種無知的行為，實在太可憐了。

國家把人民的寶貴身體放在此種狀態而不顧是對的嗎？不，我們醫師也是有責任的，我們不能只以為醫師是一種職業，職業便是生意，生意就是要賺錢。我們不應該忽略了崇高的醫德。然而，實際上的問題，我們又會顧到什麼呢？

我以為：須要把所有的民間藥集中起來，而加以分析，究明其中的成份，然後才集大成地詳加註明其適應症與使用方法，必要時也得到實地去指導。因為同一症狀，常有病源之不同，這豈是我們的力量所得到的呢？

常聽到替鄉村邊僻地方的無醫村而呼籲，而這小巷裡的無醫村却沒有人顧及。



楊達與夫人葉陶女士及長子
子闔家歡迎抗戰工作家遊台
一九三七年於台中公園

「若早點請醫生來看就好了，為什麼不去請呢？」我這略帶責備的語氣，却使老婆子吃了一驚，她只歎了一口氣，流着眼淚說：

「多謝，真多謝……」

她這時從懷裡，摸出一包用紙包了好幾層的紫紅色的紙包，要遞給我。

這時，我覺得問這句話很不對，因為良心的責備，逃也似地走了出來。老婆子的生死，都要靠這些兒子，假如有錢怎肯讓兒子這樣呢？一定會將他送到設備完全的病院去的吧！尤其是她自己和僵屍般的兒子，豈不都是須要醫治的病人嗎？

「先生！先生！等一下吧！」她搖搖晃晃地追了出來。

「你不用費心，我不要，你收起來吧！」我把她推到原位，使她坐下。

「先生！這是一點小意思……」

「我不是因為少，你明天也需要花錢，請你收起來吧……。」

「但是……：還得請先生寫一張診斷書，不知道要多少錢呢？」

「診斷書可以寫給你，錢不要，你明天叫人來拿好了。」

我不再顧及她地溜了回來。

曾經有人說「窮人是要診斷書時才叫醫生的」而我現在才開始得到實地的經驗，同時一顆心也直緊了上來。

我現在已經不是診療醫，也不是預防醫，完全成了個驗屍人了。

我進了診察室時，燒刺的稿紙還在微微地冒煙，我把它吹掉，拿了新的稿紙，以新的感觸寫着和去時不同的詩，當夜就寫成了。

然而，雖然詩已寫好，可是一種激烈的悲哀，却跟着侵襲上來，悲哀之餘，竟成激憤，覺得這政府雖有衛生機構，但到底是在替誰做事呢？

（一九四二年日文發表於『台灣文學』。民國三十七年中文發表於台灣新生報副刊。收於『鵝鳥的嫁入』。）

